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 第八回 花雪哇領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說發財人

卻說花雪哇被魚翅燙痛了唇舌，連忙吐了出來，引得眾人一笑。雪哇把魚翅吐在湯匙裡，吹了一會，再放在嘴裡，不及咀嚼，便咽了下去。回頭一想，還不知是甚麼味道。蔡以善問道：「這魚翅還好麼？不知較廣東的怎樣？」雪哇道：「好。好。這裡的比廣東的好。」舒雲旂訝道：「閣下初從廣東來，也說這句話，奇了。」蔡以善道：「在家鄉沒有吃著好的，自然上海的好了。」雪哇聽說，臉上一紅，答話不出。雲旂對著慶雲道：「貴家俯臣近來忙的怎樣？許久沒有看見了。」慶雲道：「俯臣家兄近來不在上海，到漢口去了。」雲旂訝道：「他在這裡兼了五家洋行買辦，如何走得開？」慶雲道：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不過為的是兩個錢罷咧。」以善道：

「兼了五家買辦，還怕沒有錢？還忙到漢口做甚麼？」慶雲道：「為辦茶去的。前兩年靄蘭在漢口跌倒了，前年俯臣幫了他一把忙，重新又爬起來。俯臣先是為看靄蘭去的，看了兩次，把做茶的門徑看熟了，所以自己又辦起來。」雲旂道：「靄蘭這個名字很熟的，是那一位，我一時竟忘記了。」慶雲道：「你怎麼就忘了？今年正月還同席的，就是俯臣的妻舅。」雲旂恍然道：「是呀。我怎麼就忘了？那天俯臣請客，就是和他訂寬限還錢的合同，此刻怎樣了？」慶雲道：「今年好了。聽說一個茶市要賺到十萬呢。」雲旂吐出舌頭道：「這還了得？比我們搬弄地皮的好得多了。到底外國人的錢好賺。」慶雲道：「做了漢口茶棧，要靠賺外國人的錢，可就難了。縱然發財也有限得很。」雪哇聽到這裡，不覺愕然道：「聽說辦洋裝茶，是專做外國人生意的，請教不賺外國人的錢，還賺誰的錢呢？」

慶雲道：「賺外國人的錢是有數的，全靠賺山客的錢。」雪哇道：「甚麼叫做山客？」慶雲道：「山客是從山裡販茶出來的。」到了漢口，專靠茶棧代他銷脫，要賺他們的錢，全靠權術。

他初到的時候，要和他說得今年茶市怎樣好，怎樣好，外洋如何缺貨，洋行裡如何肯出價，說得他心動了，把貨捺住不肯就放手；一面還要向洋行裡說謊話，說今年內地的茶收成怎樣好，山客怎樣多，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還價了。把他耽擱下來，耽擱到他盤纏完了，內地有信催他回去了，這邊市面價錢卻死命不肯加起來，鬧得他沒了法子，那時候卻出賤價和他買下來，自然是我的世界了。」雪哇道：「這樣一辦，那山客吃虧大了。」

慶雲道：「豈但吃虧，自從靄蘭這樣一辦，那山客投江的、上吊的、吃鴉片的，也不知多少。那個管他！須知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輩子也不能發財。就以俯臣家兄而論，他兼了五家買辦，難道都是東家仰慕他，請他做的麼？都是他自己設法鑽路子弄來的，至於鑽路子的時候，就不能問前任的買辦是親戚是朋友了，也不能問我謀奪了他的席位，他要如何落魄、如何潦倒了的。必要有了這等的手段，方才可以望發財。不然，俛臣家兄到上海來不滿十年，就弄了五六百萬麼。」雪哇聽了，默默領會，暗想：「他們的手段比我拐賣豬仔還要利害，從此倒要留心學著他們呢。」

正在想得神，忽見台口洋行的出店拿了一封信來，給慶雲。慶雲接過，拆開一看，說了一聲「噯呀」眾人忙問：「甚麼事？」慶雲道：「我們行裡的正買辦死了。」蔡以善拍手道：

「妙啊。恭喜慶雲兄，這個正買辦是做定的了。我們各賀一杯。」雲旂道：「這是該賀的。」於是合席乾了一杯。從此轟飲起來。盡醉方散，慶雲要到那里正買辦家裡，做一回假惺惺，別過眾人而去。

雲旂約了子鏡、能君、雪哇三個去逛。雪哇初到上海，樂得跟著眾人去開開眼界。雲旂領著眾人，走到大馬路，一條衢衝裡面。在一家後門敲了兩下，便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開門，見了雲旂便道：「乾爹來了。媽正在這裡想你呢。」雲旂點點頭，領眾人登樓，雪哇留心看時，只見上盡樓梯便轉入一間客座，那客座靠牆邊擺了一張寧式彌陀榻，榻上放著一副雅片煙具。當中放著一張舉木八仙桌，兩旁一式的是寧式單靠椅，茶几當中窗下放著一張三抽桌子，轉入房裡，靠裡面一張寧式大牀。牀前一張梳妝桌子，桌子上面供著一座西洋自鳴鐘，兩旁分列一對玻璃罩，台花靠牀一面放著一檢妝，當中一張八仙桌子，旁邊兩口寧式衣櫃。正對房門口處，擺著一張茶桌，牆上掛了一面西洋著衣大鏡。廂房外面又是一張彌陀榻，榻上一般放著煙具。

一個婦人迎了出來，便叫：「阿舒你為甚麼這兩天不來？」雲旂道：「這兩天忙得很，沒有工夫來。」那婦人一面讓眾人坐下，便有個大丫頭送上茶來。又拿過一枝水煙袋裝煙，那煙袋偏偏遞到雪哇嘴邊。雪哇倒吃了一驚，不知吃的好，是不吃的好，又想用手來接，又怕鬧了外行。望望雲旂，只見他和那婦人交頭接耳的，絮絮叨叨說個不休，也不知他說些甚麼東西。

沒奈何，只得伸手接了煙袋，那丫頭轉身過去，又遞了一枝給能君，方才去點著煙燈。只見方才那小孩子走了進來，子鏡便道：「阿寶，你的外國書讀得怎樣了？可能說兩句話？」阿寶道：「可以說兩句，只是不多。」子鏡道：「你乾爹只是叫你讀書，不知靠讀書學話是最慢的。你看我一個外國字都不識，然而一年到頭辦公事，何嘗對付不過來？」雲旂道：「到底讀兩句書有點根底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做了乾爹，只知道出兩塊洋錢一個月，教他讀書，總不肯薦他生意。」阿寶此時啣一碗茶喝了，提了茶壺對那婦人道：「媽，沒了茶了。給我一個錢，泡茶去。」那婦人掏了一文錢出來，阿寶接了錢去了。能君對那婦人道：「森娘，你近來生意可好？」森娘搖頭道：「阿舒不來照應，有甚麼生意？」子鏡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們恰好四個人做他一局罷。」森娘道：「可是打麻雀？」雲旂指著雪哇道：「這位朋友新從廣東來，怕不懂打麻雀，還是打天九罷。」森娘道：「我為了你備了一副天九牌，你許久不來，沒有用著，只怕霉了。」能君道：「霉了，就措一措，有甚要緊？」說話時，阿寶泡茶回來了。森娘叫丫頭去收拾天九牌，調桌椅，雲旂一面考了阿寶幾句外國話，搖頭道：「寧波人口音總是不對的。」一面說話，收拾已畢，四人便相對入局。森娘坐在雲旂背後觀看，阿寶又每人遞了一碗茶。能君道：「好會巴結的孩子。我明天薦你的生意，只是你的姓冷得很，我總記不得，你再告訴我。」阿寶道：「我姓杭，是杭州的杭，怎麼記不得？」雪哇道：「這個姓確是冷得很，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。」阿寶道：「老爺，你貴姓呢？」雪哇道：「我姓花。」阿寶道：「噢！巧得很，我娘也姓花。」森娘道：「那麼阿寶，你就叫聲娘舅罷。」阿寶當真叫起娘舅來。

雪哇此時已稱為活動點了，便問森娘幾歲？森娘道：「二十四歲了。」能君問阿寶幾歲？阿寶道：「十四歲。」能君道：「森娘好開懷得早，十一歲上就生小孩子了。」森娘漲紅了臉道：「十一歲不許生孩子的麼？」雲旂打岔道：「你兩個又不要對親家，只管查考這年歲做甚麼？」森娘道：「做人總要老實點，若是一味尖刻，是要短命的。」子鏡道：「若要老實，我的事業就不能做了。」森娘道：「總要老實點的好，你不知道乾昌老班是靠老實發財的麼？」雪哇聽了，暗暗詫異，道：「不信天下有靠老實發財的人。」想罷便問道：「那一個乾昌老班怎樣靠老實發財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森娘道：「這乾昌老班也是我們浙江人，從小苦得很，幾乎飯也沒得吃了。幸得一個錢莊上的先生照應他，借給他二千銅錢，叫他做小生意。做做倒也順手，慢慢積了二三十千錢。」雪哇笑道：「這就叫發財了。」森娘道：「早呢。他也會做生意。終日提了個籃子，總揀人家走不到的地方，他才去。上海各處都被他跑遍了，後來他忽然又想到做船上的生意。僱了一隻小船，帶了些洋肥皂、小手巾、呂宋煙之類，搖到吳淞口，跑到外國兵船上，或公司船上去賣。他走得多了，那船上的外國人也認得他了。有時外國人手邊錢銀不便，叫他記帳到下次去收。久而久之，這記帳也成了老例了。有一隻公司船的外國人不知怎樣欠了他十多塊洋錢，一回他去討帳，恰好那公司船已經起錨，要開行了。那外國人匆匆給了他一卷小洋錢，叫他趕緊走，不然要把他載到外國去了。那小洋錢叫他回去點一點，多少下回再算罷。他便匆匆下了小船回來，打開那小洋錢，要點數，誰知不是小洋錢竟，是一包金四開。

外洋金錢，上海方言謂之金四開

他吃了一驚，雪哇聽到這裡，暗想道：「果然發了財。」也只聽森娘又道：「若是別人，豈不是就此發財了？誰知他卻不想

發這個財，把那金四開收藏起來，動也不敢動。直等到下回那公司船來了，他拿了那包金四開，原去還了那外國人。那外國人歡喜的了不得，說他老實，問他有店沒有。他回說沒有，外國人叫他趕緊開一家店舖，答應薦生意給他。他就自己湊點，和人家借點，開了這家乾昌。那外國人果然到處薦他的生意，又把他送還金錢的事上在外國新聞紙上。所以外國人都相信他，說他老實，凡買東西都到他店裡去。他店裡沒有的東西也叫他代辦，所以他生意好的了不得。去年初，開店的時候，不過一間門面的小店，今年已經撐到三間門面了。他從此以後，怕不全是發財了日子麼。」正是：

忠言能行蠻貊，聖人本有遺言。

斯世得見斯人，真如碩果僅存。

未知森娘還說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聞諸某暴發家之言曰：「發財是極容易之事，世人自愚而不覺耳。」問何謂容易？則曰：「只須心狠、眼明、手快。耳眼明手快，關夫才智，或尚可學而致之。至於心狠，則關夫道德，此吾輩之所以終窮也乎。」